

類、禡、獻俘馘考

——《詩經》軍旅祭典研究之一

王 政^{*}

內容提要

在《詩經》藝術描寫中，涉及到類祭、禡祭、獻俘馘、出師告廟、告山川等一系列古俗祭典。這些祭俗從殷商前的原始宗教與巫術活動演化而來，漢以後成為傳統禮制中軍禮的源頭。研究這些祭俗現象，對於瞭解《詩經》文化的綿厚內涵與悠遠歷史，以及搞清楚它們在具體詩篇中的藝術作用與史實價值，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本篇主要探討《詩》中的「類」、「禡」與「獻俘馘」，考察這幾種祭典的具體內蘊及其流演。

關鍵字：詩經 祭典 類禡 獻俘馘 軍禮

^{*} 淮北煤炭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E-mail：wangzheng123127@sohu.com

一、出師「類」祭：祭天

《大雅·皇矣》有一段文王征伐崇國的描述，基本上是史詩化的：「臨沖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沖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這裏的「類」與「禡」都屬軍旅出師活動中的祭典。鄭玄《箋》云：「類也，禡也，師祭也。」鄭氏所言，籠而統之。其實，類祭與禡祭截然為二，各有內涵。詩作者也是把兩者作為不同祭典對待的。

類祭的本質是祭天，是有事告於「天」、「天帝」或上帝。《春官·肆師》「類造上帝」鄭玄注：「類禮，即祭上帝也。」鄭鍔注云：「上帝之尊欲其同也。因出師之時以事類而祈之，曰類。」孔穎達所謂「『類』者，皆是祭天之事」，「『類乎上帝』者，謂祭告天也。」¹

由於古之祭天有固定地點、固定時日。地點一般在南郊舉行，故又稱之為「郊天」。《禮記·明堂位》講「祀帝於郊……天子之禮也。」時日或在冬至，或在正月上辛日。這種祭天時地的固定化，給許多因時因事而必須告天祭祀的活動帶來了困難。比如天子一旦遇到軍戰之事，按禮制必須在「出」行前祭告天帝，而時日又不能拍合於「冬至」或「正月上辛日」，怎麼辦？於是就要舉行一種比照著祭天正禮的特別的祭天帝之儀——這就是「類」祭了。²所以這裏的「類」，含有一種「類比祭天正禮之形式」、「因時因事而請祈於上帝」的意思。

這樣「類」祭就有兩個特點：一是行祭時日的不限定，隨時事需要而舉行。《禮記·王制》孔穎達疏云：「《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許慎謹按：『《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³二是沒有專門設定祭儀程式與形式，祭時，只是依仿著「郊天」的正規儀式進行。⁴鄭玄注《春官·小宗伯》「類社稷宗廟則為位」所謂：「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⁵注

¹ 《尚書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57；《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368。

² 龐慧：《「類」與「禡」祭》一文認為：「禡祭與祭天之禮並不是一回事。據《說文解字》等書『類』字本義是一種犬，可能是白犬。『禡』祭應是指特以『類』為犧牲的祭儀。《山海經》等說『類』具有「自為牝牡」的神奇特性，這與該書所記『白犬有牝牡，是生犬戎』的傳說非常相似。在先秦文獻中，『類』字常用來指出自同一祖先的子孫後代。這些材料表明『類』與古代中國某些族群的祖先神話有著密切的關係。『禡』祭之形成，正植根於此種觀念之上。『禡』祭當屬於曾廣為流行於上古中國北方地區的犬祭禮俗中某種特定的類型，它的消亡可能與周人頗具理性色彩的禮制改革有關。」（《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5年3期，頁138）此或備一說。

³ 《禮記正義》頁372

⁴ 究竟如何依郊禮而告天，後之典籍演之較周密。如《新唐書》卷十六《禮樂志》「軍禮」記「皇帝親征」類祭云：「乃禡於昊天上帝。前一日，皇帝清齋於太極殿，諸豫告之官、侍臣、軍將與在位者皆清齋一日。其日，皇帝服武弁，乘革輅，備大駕，至於壇所。其牲二及玉幣皆以蒼。尊乙太尊、山罍各二，其獻一。皇帝已飲福，諸軍將升自東階，立於神座前，北向西上，飲福受胙。將軍之次在外壇南門之外道東，西向北上。其即事之位，在縣南，北面。每等異位，重行西上。其奠玉帛、進熟、飲福、望燎，皆如南郊。」

⁵ 孫詒讓：《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1462

《春官·肆師》所謂：「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⁶ 孔穎達所謂「類……非常祭，亦『比類』正禮而爲之。」⁷ 按照鄭、孔的詮釋，類祭之名所以名「類」，主要是它在具體儀節上類比、依照「常規祭典（郊天）」而行祭的緣故。⁸

類祭告天（及天帝）以出師，《詩經·大雅·棫樸》篇寫之較詳。其詩曰：「芼芼棫樸，薪之樵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所宜。淠彼淠舟，丞徒楫之。周王於邁，六師及之。……」

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徵引此詩論述征伐行祭說：「天子不可不祭天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文王受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芼芼棫樸……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淠彼淠舟……六師及之。』此伐辭也……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⁹ 董仲舒認爲，《棫樸》正是文王征伐崇國前的祭天之詩，也即「類」祭之詩。

周人在郊祭天有一種禋祭（禋即煙，因祭神，故換爲「示」字偏旁），方法是聚積柴薪，上置璧帛或牲體，燃燒起來，借煙氣上升（祭禮中所謂「升」），誘天帝之靈下降（祭禮中所謂「降」、降神），以接受奉祭（也即祭禮中所謂「柴」與「燎」）。¹⁰ 《周禮·大宗伯》說：「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玄注：「禋之言煙（煙），周人尙臭（嗅），煙，氣之臭聞者也。……禮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賈公彥疏：「此祀天神……歆神始也。……禋，芬芳之祭。……周人尙臭，尙臭者，取煙氣之臭聞於天。」¹¹

《棫樸》詩所寫即是周王出師前用祭禮中的禋祀之法以告祭天帝。由於祭祀的整體框架參照、類比「常祭」中的郊天之禮進行，故詩之所寫即「類」祭。由於祭天帝的手段採用了郊禮中常用的「升煙降神法」，故詩之所寫又屬於「禋」祭。詩的前四句是說，用於煙祭的灌木棫與朴，茂盛且多。眾人采以爲薪，上置玉、牲（所謂「實柴」），點燃升煙（所謂「樵」¹²）。主祭的周王誠敬從容（「濟濟」），助祭的卿士左右協理，勤勉趨赴。

⁶ 同上注，頁 1481

⁷ 同注 2

⁸ 雷漢卿先生說：「凡祈禱、巡守、行師、戰捷、天子攝位等皆依『祭天禮』……而進行。足見其爲凡有事而仿照『祭天禮』而舉行的臨時祭天儀式，因仿照、依循而得名，故稱『類』。……類祭爲因特別事故而依仿『祭天正禮』而行的祭祀……。」（《說文·示部字與神靈祭祀考》180 頁，巴蜀書社，2000 年版）他也認爲「類」祭有依仿祭天正禮的意思，恰與我們上面的分析相合。

⁹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405

¹⁰ 在禋祭、柴祭、以及樵燎之間，鄭玄以爲沒有多大差別，都是在薪柴上加牲體及玉帛，點燃起煙而已。《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樵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玄注：「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唐人賈公彥以爲三者稍有區別，禋祭中牲體、禮玉、幣帛三者都具。柴祭中有牲體與幣帛。樵燎僅有牲體。其《周禮·大宗伯》疏說：「《肆師職》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肆師言之，煙祀中有玉帛牲牲三事；實柴中則無玉，唯有牲幣；樵燎中但止有牲……」（《周禮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452）

¹¹ 同上注，頁 451

¹² 樵，《說文》：「樵，積火燎之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四句描寫祭天進入正祭後的場面。郊祀天帝的「正祭」在升煙降神的程式後。儀事行爲也轉入壇下進行。具體是由王和宗教司職人員「大宗伯」向天帝獻酒，即行「七獻」之禮。儀式中有上帝之「屍」和配享上帝的後稷之「屍」，代表天帝神靈與後稷之神接受獻酒。王向上帝之「屍」獻酒用的酒具爲玉制的禮器，叫璋瓚，即詩中所謂的「奉璋峨峨」，璋，璋瓚也。經學家鄭玄看到了「奉璋峨峨」、璋瓚獻酒，就以爲詩中在寫宗廟中的裸祭，從而否定「左右奉璋」四句仍在寫郊天之祭。實在是誤解了。近人蘇輿爲了證實「奉璋峨峨」四句就是在寫文王郊壇祭天，在《春秋繁露義證·郊祭》篇中論述說，「《說郭》載《詩推度災》云：『王者受命，必先祭天，乃行王事。《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此文王之祭天也。』定九年《傳》：『璋判白何？』注：『《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並以爲郊辭……」¹³ 蘇輿的意見是正確的。

最後「淠彼淠舟，丞徒楫之」四句，則是王師在祭天後由水路出征的場面了。鄭《箋》說：「淠淠淠水……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

《詩經》中提到文王出師祭天的，還有《周頌·維清》篇。其辭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這一篇是成王時祭祀文王的詩。祭祀時有摹擬性的表演舞隊，舞隊所渲染的中心內容就有文王的征伐及其征伐時的禋祭天帝。也即詩中講的「文王之典」，或者說文王的「禋之典」。詩義想說明的是：文王創始了征伐前的祭天，他的出師方勝捷；武王后來學著他的方式祭天伐紂，也取得成功。這說明征伐禋祭之典是周人禎祥的起始，承繼下去也將使周人永久的納吉。鄭玄及孔穎達揭示了其間的背景及意義。鄭氏說：「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孔氏說：「《中候·應我》云：『枝伐弱勢。』注云：『先伐紂之枝黨，以弱其勢，若崇侯……』是枝之文也。文王……伐崇之後乃稱王，……伐崇之時始祭天耳。」「祭天乃伐，其法重而可遵，故……武王用之，伐紂而成功，致得天下清明。是此征伐之法，維爲周家得天下之吉祥矣……。」¹⁴ 《維清》的詩旨這就明晰了。周人以爲，文王禋祀天帝以伐紂之枝黨崇侯，那是關鍵性的意義深遠的出師祭典，有此祭典，啓迪了後來的武王祭天伐紂，周才得了天下。由此，周人的原始宗教意識中出師祀天擺在一個什麼樣的位置上，也就不言而喻了。

錢大昭曾將類祭的分爲五種類型：「類祭之事，見於經典者有五：《小宗伯》『凡天地之大災，類社稷宗廟則爲位』，禱祈之類也；《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巡守之類也；又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大雅·皇矣》『是類是禡』，《釋天》『類，祭師也』，行師之類也；《肆師》『類造上帝』，戰勝之類也；《舜典》『肆類於上帝』，攝位之類也。」¹⁵ 意謂有告天驅戎之類，有天子巡守之類，有軍旅出師之類，有戰捷報謝之類，有帝王攝位之類。《詩經》中的類祭，從詩語文意上看，《皇矣》篇解釋爲出師、報謝二義均可通，而《棫樸》與《維清》兩篇都只能是表述出師之類而已。

¹³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頁 405

¹⁴ 《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288

¹⁵ 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10 引

二、禡祭：祭軍神、旗神

禡祭，除《皇矣》篇外，《小雅·吉日》也涉及到了。《吉日》第一章云：「吉日維戊，既伯既禡。」伯，本作百，禡之假借。徐鍇《說文繫傳》引詩作「既禡既禡」。

禡祭，祭什麼？孔穎達在《皇矣》篇《正義》中說：「禡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注云：『禡，師祭也。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¹⁶

《周禮·肆師》賈公彥疏說：「云『祭造軍法』者……祭者祭先，明是（祭祭）先世創首造軍法者也。……案《史記》，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俱是造兵之首。……黃帝以德配『類』（祭），則貉（禡）祭祭蚩尤。是以《公羊》說曰：『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劍、盾、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

孔、賈的意見稍有出入。孔氏以為禡祭中祭黃帝與蚩尤的均有，賈氏以為黃帝作為戰神只是在「類祭」中出現，禡祭則主祭蚩尤；類祭與禡祭在所祭戰神上各有司職。¹⁷

不過，在禡祭祭蚩尤這一點上，大部分經學家都沒有異議。因為中國神話中，蚩尤是作為戰神出現的。《管子·地數篇》，說「蚩尤受廬山之金而作五兵。」又張守節《正義》引《龍魚河圖》：「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造兵仗刀戟大弩……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為弭服。」¹⁸可見其鎮攝雄威。據說秦漢時齊人崇祀八神，其第三神即是蚩尤，蚩尤被稱為「兵主」，在東平郡壽張縣尚壘有其塚。《史記·高祖本紀》記，劉邦起兵時，也曾「祭蚩尤於沛庭」。

黃帝是神話時代的最英偉的戰神。馬驢《經史》卷五說：他與炎帝「戰於涿鹿之野，血流漂杵」以勝之。可見其戰爭規模。《孫子·行軍》篇在論及依山布軍、依水布軍、依草澤布軍、依平陸布軍四種情況時說，「凡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似乎孫子把軍事地形學的思想上溯至黃帝。《史記·五帝本紀》說黃帝最早教習戰法：「軒轅乃修德振兵……教熊羆貔貅猛虎，以與炎帝戰……」張守節《正義》：「教士卒習戰，以猛獸之名名之，用威敵也。」又說營壘屯軍之法出於黃帝，所謂「以師兵為營衛」。張守節解釋，即「環繞軍兵為營以自衛，若轅門即其遺象。」《龍魚河圖》說黃帝與蚩尤戰，「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

¹⁶ 同注 14，頁 1036

¹⁷ 杜佑的意思，禡祭中是否同祀黃帝蚩尤，與出師祭（類）、駐止祭（蚩）沒有關係。決定同祀黃、蚩，還是單祀蚩尤的是祭祀的性質。真征戰，同祀黃、蚩，田狩（軍事摹擬性的）活動，只祀蚩尤。其《通典》卷七十六《軍禮》條說：「禡，師祭也，為兵禡也，其禮亡。其神蓋蚩尤，或云黃帝……若至所征之地祭者，則以黃帝蚩尤之神，故亦皆得云禡神也。若田狩，但祭蚩尤而已。」（《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頁 2061）後世少數民族原始宗教中也有祭戰神的祀典。納西族戰神叫「阿聰」，主宰戰爭勝負。戰前戰後都要祭他。納西「東巴」驅逐惡神，每每請「阿聰」相助。故納西「東巴」死後下葬時，為避免惡神報復，多跳「阿聰」舞；舞者扮「阿聰」形，頭戴盔，身披甲，手持戰旗刀劍。壯族戰神乃十二兄弟。壯人常祭之說：「種莊稼不夠吃，打獵也不夠吃，必須出去搶奪，搶來糧食大家吃，搶來牛羊大家分，抓來的婦女共同分配，剩下一個女人要輪姦……」宋兆麟先生曾說，這「赤裸的祭詞，正反映了戰神的性質。」（宋兆麟：《巫覡》[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 年]，94 頁）

¹⁸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4 張守節《正義》引

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¹⁹ 由是，兵符信節制度也歸源於黃帝。

故此，歷代禡祭祭典多以黃帝為主神。杜佑《通典》76卷《軍禮》一「命將出征」條記：開皇二十年，太尉晉王廣伐突厥，「次河上，禡祭軒轅黃帝乙太牢制幣，陳甲兵，行三獻之禮。」又記：大業七年，隋王朝征高麗。隋煬帝「於禿黎山爲壇，祠黃帝，行禡祭。皇帝及諸陪祭近侍官諸軍將，皆齋一宿。有司供帳設位，爲埋坎……建二旗於南門外。以熊設帝軒轅神座於壇內。皇帝出次入門，」與群官一起行拜奠禮。後周軍制，大司馬以狩田教習軍陣之法。軍陣擺好後，「有司表禡於陣前。乙太牢祭黃帝軒轅氏……爲壇，建二旗，列五兵於座側，行三獻禮。」²⁰ 在唐人的《開元禮》中，禡祭這樣佈設：皇帝親征，禡於所征之地。「祭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先備特牲之饌，牲以犢。未明四刻，郊社令奉熊席入，設黃帝軒轅氏神座於壇內，近北南向，兵部侍郎置甲兵冑矢於座側，建稍於座後未。」²¹ 祭禮中也以黃帝神座爲中心。

禡祭在金文中有記載。《楚伺襄戈》銘文曰：「罵（禡）鼎（本字「鼎」下有「止」）歲，丘陞公所造。治己女（如）。」尤仁德說：「第一字從網馬聲，隸定作罵（罵），在此讀爲禡，徐鍇《說文繫傳》：『禡之言罵也。』可證。」「戈銘禡系楚人祭先祖黃帝之祀。《北史·隋煬帝紀》『親御戎服，禡祭黃帝。』殆即晚周禡祭的遺緒。鼎從止，是其異形別構。」「戈銘鼎字增止爲義符，取止足行走之義，即指軍師行旅征伐時所用之鼎。」「楚人紀年，常以戎事或特殊事件名之。如鄂君啓節銘：『大司馬昭陽敗晉師於襄陞之歲』；『楚鎬銘』：『秦客王子齊之歲』等。戈銘『禡鼎歲』，即用征行之鼎作禡祭之年，亦是以事之紀時之詞。」²²

除了祭蚩尤、黃帝外，按照經學家們的意見，禡祭又含有祭軍旅駐止之地神祇的傾向。《禮記·王制》所謂「禡於所征之地。」許慎《說文解字》「禡」部「禡」字條也說：「禡，師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曰禡。」《詩·皇矣》毛亨《傳》：「於內曰類，於野曰禡。」孔穎達《疏》：「初出兵之時，於是爲類祭；至所征之地，於是爲禡祭。」孫詒讓《周禮·肆師·正義》云：「《王制》說出征類帝、宜社、造禡，並是將行時於國中爲此告祭，故於禡特言於所征之地」。²³ 《隋書》卷八《禮儀志》也記北齊天子親征，「將屆戰所，荀剛日，備玄牲，列軍容，設柴於辰地爲壇而禡祭。大司馬奠矢，有司奠毛血，樂奏大濩之音。禮畢，徹牲，柴燎。戰前一日，皇帝禱祖，司空禱社。戰勝，則各報乙太牢。」這都是漢以後的交待了。從這些交待看，似乎禡祭有陣前祈神與動員的意思。既祈禱征戰地之神以佑護勝捷，俘獲眾醜；又鼓足士氣，興振軍威。又據《孔叢子·儒服》所記，「將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禡於所征之地。」意思是軍旅克敵之後應再度禡祭於所征之地的神祇。這就含有報祠的意味，也即前引「戰勝，則各報乙太牢」也。

¹⁹ 同注 18。

²⁰ 杜佑：《通典》，頁 2084、頁 2063、頁 2072

²¹ 《古今圖書集成》（上海：中華書局，1934 年版）728 冊《禮儀典·軍禮部·彙考二》9 頁引

²² 尤仁德：《楚伺襄戈銘考釋》，載《考古與文物》1996 年 4 期

²³ 孫詒讓：《周禮正義》，頁 1428

又《周禮·春官·肆師》云：「大甸獵，祭表貉。」甸即田，貉即禡。孫詒讓疏云：「禡與貉同。」意思是田獵同於軍戰，也實施禡（貉）祭。漢唐經學家在解說田狩活動中的禡（貉）祭時或有這樣的看法。鄭玄云：「貉，師祭也。貉讀爲十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禡氣勢之增倍也。」賈公彥疏：「貉讀爲十百之百者……以其取應十得百，爲十倍之義。……謂禡祈使師有氣勢，望得所獲增益十倍……貉字之意也。」²⁴鄭賈的看法是：作爲軍戰習武練習意義的田獵之祭——貉祭（禡祭）所以名之爲「貉」，是取十、百相比的十倍之義，是祈望師旅在行狩中，氣勢十倍的增長，俘獲也十倍的增長。這種解釋正好從一個側面映證了上面禡祭鼓策軍心的祭義。²⁵

再要說的是禡祭的擇日。按《禮記·曲禮上》「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的規矩，禡祭當在「剛日」（陽日）進行。即選在十日內的甲丙戊庚壬五天內行事。故《孔叢子·儒服》說「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柳河東集》卷四十一《禡牙文》舊注云：「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豎牙（旗禡祭），必以剛日。剛日者……吉氣來應，大勝之徵。」²⁶宋丁謂《大蒐賦》也云「所畋之野，備物鹹集。外事尙剛，戊日維吉。上乃乘七驪，擁六軍，白旄方下……」。

27

與類祭同，²⁸禡祭中少不了祝文禱辭。²⁹《文心雕龍·祝盟》說：「宜社類禡，莫不有文。所以寅虔神祇，嚴恭於宗廟也。」劉勰以爲，禡祭和類祭、宜社等均一樣，都是有祈祝文本的。宋岳珂《桯史·淳熙內禪頌》說：「郊祀天地，則有頌；祀四嶽河海，則有頌；講武類禡，則又有頌。」類禡「有頌」，即指有文。明人茅元儀《武備志》也講：「禡祭古也。祭禡非一神，其祝文不可不備。」³⁰

禡祭在形式上，最初當是立一代表神祇的木表以祭之。《國語·晉語》中談到：「成王盟

²⁴ 《周禮注疏》，頁 506

²⁵ 古人教習兵戰，訓練軍旅往往借田獵活動以進行。故田狩之前，也行禡祭，或稱之爲「貉」祭；因禡、貉相通。《周禮·春官·大司馬》「遂以蒐田，有司表貉」鄭玄注：「表貉，立表而貉祭也。……鄭司農云：貉讀爲禡，禡爲師祭也。書亦或爲禡。」《周禮·春官·甸祝》「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注：「（貉）書亦或爲禡。貉，兵祭也。甸（田）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鄭玄注：「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賈公彥疏：「四時田，即《大司馬》所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當比貉祭之時，田祝爲號。」這些材料告訴我們，古人在一年四季的田獵中（春獵叫蒐，夏獵叫苗，秋獵叫獮，冬獵叫狩），均立木或豎旗（所謂「立表」）作爲所祭禡（貉）神之位，行兵祭禮。祭祀中的禱辭呼號由稱作「甸祝」的巫官負責。整個狩獵過程帶有「習兵」的性質。

²⁶ 《柳河東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91年）頁 438

²⁷ 《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收《宋文鑑》卷一，又見《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收《欽定歷代賦匯》卷五十九

²⁸ 據《周禮·春官·大祝》，類祭中是有祝文或禱辭的：「大師宜於社，造於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於四望；及軍歸，獻於社，則前祝。」鄭玄注：「前祝者，王出也，歸也，將有事於此神；大祝居前，先以祝辭告之。」

²⁹ 《續資治通鑑》卷七十六《宋紀》載宋神宗元豐四年，「王中正發麟州，禡祭祝辭云：『臣中正代皇帝親征。』」宋趙汝績《憶昔》詩云：「憶昔三十氣拂雲，鉞神轟鬼泣禡文。欲提河洛數千里，重收圖版歸明君。」所謂「泣禡文」，也即禡祭祝辭。

³⁰ 《佩文韻府》（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年）卷八十一引，頁 4665

諸侯於岐陽……設望表。」韋注：「望表，謂望祭山川，立木以爲表，表其位也。」這裏的「木表」表示「望祭」中的山川之神。禡祭中的「木表」則象徵軍神之位。《周禮·春官》「小宗伯之職」云：「若軍將有事則與祭。」鄭司農云：「謂軍祭表禡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又鄭玄注「祭表貉，則爲位」云：「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孫詒讓解釋：「立表之處，即教戰之地所立南北四表……表貉之祭，蓋當最南第一表處。」³¹《漢書·敘傳》「類禡厥宗」顏師古注引應劭云：「至所征伐之地，表而祭之謂之禡。」

後世軍隊出師行禡祭，重心轉向釁祭軍中的牙旗、大纛或牙門旗，故「禡祭」也稱「禡牙」「禡旗」「禡纛」，禡祭即祭旗神、纛神；³²並或有在旗上畫蚩尤像的，與禡祭的古義相連粘。³³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卷五「公牙」條記：「軍前大旗謂之牙旗，出師則有建牙、禡牙之事。」建牙即將軍出征建一象牙爲飾的大旗，禡牙即祭奠該旗。唐元和十四年，桂管觀察使裴行立奉皇命征討黃少卿，柳宗元代表作《禡牙文》說：「維年月日，某官某以清酌少牢之奠，禡於軍牙之神（即旗神）……黃姓陋孽，實恣盜暴，僮壯殺老，掠奪使臣……致天震怒，命底於罰。官臣某欽率邦典，統戎於征。惟爾有神，懋揚乃職。敢告無縱詭類，無劉我徒，簇刃鋒鏑，畢集於凶躬。鎧甲幹盾，鹹完於義軀……俾人懷於安，以靖離之隅，在是舉也。往欽哉，無作神羞，急急如律令。」³⁴這是一篇典型的禡祭牙旗的妙文，祈者願旗神佑安於出征兵士，順便詛咒被討伐的凶頑。文中「某官某」、「官臣某」完全仿《左傳》（襄十八年）中祝文的語詞方式。《全唐文》216卷收有陳子昂的《禡牙文》。文曰：「萬歲通天二年三月朔日，清邊道大總管建安郡王某，敢以牲牢告軍牙之神。……契丹凶羯，敢亂天常，乃蜂聚九山，豕食遼塞，宴安鳩毒，作爲口口，天厭其凶，國用致討。皇帝命我，將肅王誅。今大軍已集，吉辰協應，旄頭首建，羽旄前列。夷貊鹹威，將士聽誓。方俟休命，爲人殄災。惟爾有神，尙殲乃醜……使兵不血刃，戎夏來同。以昭我天子之德，允乃神之功。豈非正直聰明哉。無縱大口，以作神羞。急急如律令。」³⁵陳氏此文，也是以旗神爲禡祭物件，敦祈它助王師、殲契丹；如若不然，即譏其無面顏爲神職。³⁶

³¹ 《周禮正義》，頁1485頁

³² 《新唐書·康承訓傳》：「乃禡纛黃堂前，選兵三千，授都虞候元密。」宋·周密：《齊東野語·出師旗折》：「〔賈師憲〕親總大軍督師江上，禡祭北關外。而大帥之旗適爲風所折，識者駭之。」明·屠隆《曇花記·凱旋見母》：「臨風禡旗，盟天誓師。」明·宋濂《平江漢頌》：「上躬擐甲冑，禡纛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明·高啟《觀軍裝十詠·纛》：「師行當禡祭，壇下戮番生。」《清史稿·禮志四》：「兵戎國之大事，命將先禮堂子，正類祭遺意，禮纛即禡也。」

³³ 《宋史·儀衛志》六，「牙門旗，古者天子出建大牙。今制，赤質，錯采爲神人象，中道前後各一門，左右道五門，門二旗，蓋取周制『樹旗表門』……之制。」旗上爲神人象，或即蚩尤。宋丁謂《大蒐賦》云：「輅車金玉，旂章日月。戟牙刺舉，旄頭雪密。畫蚩尤於旄顛，匣干將於劍室。」旗神與禡神蚩尤疊合。

³⁴ 《柳河東全集》，頁438

³⁵ 《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二冊，頁965

³⁶ 史上也有學者以爲禡祭乃祭馬神的。《漢書·敘傳下》「類禡厥宗」，顏師古注引應劭曰：「禡者，馬也。」

宋代禮制在唐人的基礎上從根本上明確了禡祭的物件就是出師祭軍旗。《宋史》卷一百二十一《禮志·軍禮》「禡祭」條云：「禡，師祭也。軍前大旗曰牙，師出必祭，謂之禡。……（宋）太宗征河東，出京前一日，遣右贊善大夫潘慎修出郊，用少牢一祭蚩尤、禡牙。遣著作佐郎李巨源即北郊望氣壇，用香、柳枝、燈油、乳粥、酥蜜餅、果，祭北方天王。」³⁷ 很清楚，到太宗年間，出征祭牙旗叫做「禡」，此祭成了與祭蚩尤、祭北方天王平行並存的祭祀事項。

至咸平年間，宋真宗下詔，責成太常禮院定禡祭祭儀。據《宋史·禮志·軍禮》太常院定的禡祭典儀是這樣的：「所司除地爲壇，兩壇繚以青繩，張幄帟，置軍牙、六纛位版。版方七寸，厚三分，祭用剛日，具饌。牲用太牢，以羊豕代。其幣長一丈八尺，軍牙以白，六纛以皂。都部署初獻，副都部署亞獻，部署三獻，皆戎服，清齋一宿。將校陪位。禮畢焚幣，鑾鼓以一牢。」³⁸ 這是中國禮制史上關於禡祭祭儀的一次較完備的設定；實際中是否施行，不得其詳。

元蒙人亦行禡旗之禮。《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耶律楚材傳》載：「己卯夏六月，帝西討回回國。禡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征也。』」但從《元史》記述看，元人禡旗或以人爲牲。《元史》一百二十七卷《伯顏列傳》云：伯顏引軍南下，「諸將言：古禮，兵勝必禡旗於所征之地。欲用囚虜爲牲，伯顏不可，眾皆嘆服。」又一百三十八卷《燕鐵木兒傳》記：「是時，撒敦已死，唐其勢爲中書左丞相，伯顏獨用事。唐其勢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顏何人，而位居吾上！』遂與撒敦弟答裏潛蓄異心，交通所親諸王晃火帖木兒，謀援立以危社稷。帝數召答裏不至。郊王徹徹禿遂發其謀。六月三十日，唐其勢伏兵東郊，身率勇士突入宮闕。伯顏及完者帖木兒、定住、闊裏吉思等掩捕獲之。唐其勢及其弟塔刺海皆伏誅。而其黨北奔答裏所，答裏即應以兵，殺使者哈兒哈倫、阿魯灰用以禡旗。」

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風俗通·祀典篇》引《詩經·吉日》「吉日庚午，既禡既禱。」復云：「豈復殺馬以祭馬乎？」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卷一「禡」字條云「或言祭馬祖者……與本書異。」（本書指《說文》，因許慎《說文》以爲禡祭乃祭「師行所止」之地之神。）《詩經·吉日》「既伯既禱」，伯，或引作禡；而《毛傳》釋云：「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孔穎達：《毛詩正義》說：「知『伯，馬祖』者，《釋天》云：『既伯既禱，馬祭也。』為馬而祭，故知馬祖謂之伯。言『重物慎微』者，重其馬之為物，慎其祭之微者。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是謹慎其微細也。」古禮，春四月確有祭馬祖之事，《周禮·夏官·校人》所記「春祭馬祖」也。但春月的「祭馬祖」，祭義很明白，為求馬之繁衍。費公彥所謂「春時通淫，求馬蕃息，故祭馬祖。」《吉日》篇提到的「禱馬之祭」，似不是春求蕃息之意，而與兵師田獵有關。孫詒讓論之較詳。他說：「六畜惟馬祖有祭者，以馬給戎事，其用尤重也。……師田亦有馬祖之祭，所謂伯也，亦即《甸祝》之禡馬，與此春祭禮異。《詩·吉日》云『既伯既禱』，孔疏云『馬祖，祭之者，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則又用彼禮祭之。』是也。」（《周禮正義》，頁2614）不過孫詒讓又以為「《吉日》孔疏以伯禱並為馬祭，失之。徐鍇：《說文繫傳》引《詩》『伯』作『禡』，則以馬祖之祭與師祭之禡混而為一，尤謬。」（《周禮正義》，頁2059）

³⁷ 《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頁2829

³⁸ 同前注，頁2830

明代洪武元年，朱元璋詔令興建「旗纛廟」，旗纛廟建在太歲殿之東，並重定「禡祭儀」。其儀程如下：一、「齋戒」。祭前皇帝及陪祭官均清齋一日。二、「省牲」。在廟庭之東設皇帝「大次」之所，皇帝親臨省視禡祭牲物備辦情況。三、「陳設」。禡祭前一日，由執事設神案於廟殿中，「軍牙位」在東，「纛神位」在西。四、「正祭」。是日清晨，豎牙旗、六纛於神位後，旗東纛西。皇帝一身「武弁」服飾，由太常卿、導駕官從左南門引入就位。贊禮宣佈迎神，奏樂。樂止，祝官跪讀祝文。皇帝行「三獻禮」並飲福酒。然後，贊禮宣佈送神。五、「望燎」。禮官一行又前往「望燎所」。燎祭牙旗、六纛之神，執事殺雞刺血融入酒碗中，再行酌神禮。³⁹至此，禡祭儀典可謂「大成」了。然而它也走到毫無生氣、沒有個性色彩的終點了。

三、戰捷獻馘與獻俘

《詩經·魯頌·泮水》寫道：「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從詩的字面上看，魯僖公征伐淮夷取勝，在泮宮行「獻擒奠師」之禮，威猛如虎的征戰將士獻「馘」又獻「囚」；他們誇耀著俘獲的軍功。⁴⁰

詩中用了「獻囚」「獻馘」兩個概念，正合於《禮記·王制》中的「以訊馘告」。「獻囚」即以「訊告」，「獻馘」即以「馘告」。「訊」「囚」是生俘者，「馘」是死而割其耳者。鄭玄注「以訊馘告」云：「訊馘，所生獲、斷耳者。」孔穎達疏「訊馘」云：「訊是生者，馘是死而截耳者。」⁴¹又《小雅·出車》「執訊獲醜」鄭玄注：「其可言可訊所獲之眾以歸者，當獻之也。」所謂「可言可訊」，指生俘也。後世獻捷禮中的獻「生獲」與獻「死馘」也都是相對的。⁴²

按照軍禮，征師歸來，當到學宮中祭奠「先聖先師」。《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返），釋奠於學，」鄭玄注：「釋菜奠幣，禮先師也。」陳澧說：「受成於學，決其謀也。（故）獲罪人而反則釋奠於先聖先師。」孔穎達疏云：「在學謀論兵事好惡可否，其謀成定，……還反而歸，釋菜奠幣在於學，以可言可問之訊，截左耳之馘，告先

³⁹ 《古今圖書集成》728冊，《禮儀典·高禡祀典部·雜錄》，頁2304

⁴⁰ 據何滿子先生考證，「魯僖公其實並無征服淮夷的武功。《春秋》載，僖公十年冬，與齊侯會於淮而被淮所俘，次年才放回；十三年和十六年，又兩次跟齊桓公征淮，也沒有撈到什麼好處。將敗仗虛美成勝仗，大加稱揚，足見當時宗廟中歌功頌德之詞的誇張和虛假。」（《詩經鑒賞辭典》（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頁842）

⁴¹ 《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373

⁴² 如《元史》卷一百九十四《忠義列傳納達剌丁》（二）記：「行省命率戰艦六十、海舟十四，上下巡捕，……道遇賊，斬馘二百餘級，生獲十八人。」（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版，頁4406）《明史》卷一百二十六《沐英傳》載，「大軍乘之，斬馘四萬餘人，生獲三十七象。」（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版，頁3759）《清史稿》卷二百五十五《趙良棟傳》記，「賊據崖，弘燦督兵攀崖襲其後，馘三百，俘八十餘。」（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版，頁9775頁）《清史稿》卷三百二十八《丁朝雄傳》記，「五十二年春，壯猷偕朝雄率兵二千餘擊賊，馘三百，俘二十五。」（頁10900）明袁華《耕學齋詩集》卷四《送友人之明州衛》「執俘仍獻馘，錫爵酬厥功。」《佩文韻府》卷一百十二「晉馘」條引宋人石介《感事詩》：「開誠納江俘，御樓受晉馘。」此皆生獲、生俘、俘與馘相對。

聖先師也。」⁴³ 意謂：師旅出戰受謀略、戰法於學宮先師，故歸師要反告於學宮，以生俘之囚（訊），所殺敵耳（馘），奉奠於先聖先師神靈前。⁴⁴

從《泮水》的描寫看，詩中的獻捷在泮宮，泮宮，即古之學宮；正是《禮記》所說「出征……反（返），釋奠於學」的實際場面。

禮制史上也多認可這種獻捷於學宮的形式。《孔叢子》卷下《問軍禮》第十八云：「舍奠於帝學，以訊馘告。」《臨川文集》卷八十三《慈溪縣學記》云：「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蘇軾也曾講：「在泮獻馘，亦儒者之常。」⁴⁵ 朱彝尊亦云：「（三代）自天子之元子以及士庶人子，莫不入於學。……獻馘獻囚，莫不備學於學。」⁴⁶

但參觀先秦及以後的典籍，獻馘禮也在宗廟中進行。《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記晉楚城濮之戰，「秋七月丙申，振旅凱以入於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杜預注：「凱，樂也。授，數也，獻楚俘於廟。」據杜說，晉師獻數俘虜與割耳的地點在宗廟之中。又昭公十七年，「使穆子帥師獻俘於文宮」，文宮也是祖廟。《呂氏春秋》卷五《古樂》篇記：「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於京大室……」所謂「薦俘馘於大室」之「室」，當是周王朝鎬京的宗廟之室。⁴⁷ 漢以後的獻俘獻捷禮，也多在宗廟中行事。《隋書》卷二《帝紀·高祖下》記，開皇九年，「三軍凱入，獻俘於太廟。」⁴⁸

唐代獻俘宗廟的歷史記載較多。⁴⁹ 柳宗元《鼓吹鐃歌》記皇師征討吐谷渾云：「凱旋獻清

⁴³ 《禮記正義》，頁 372

⁴⁴ 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禮儀典》卷三百一十《軍禮部·彙考》（二），唐開元間，大將出征在告於太廟的同時，也告於齊太公廟，「謁者引告官升自東階，爵獻太公及留侯。」即出師時請靈於姜太公與張良，返師時也必反告於他倆。此即「先聖先師」的性質。

⁴⁵ 《東坡全集》卷一百〇九《賜朝議大夫試戶部尚書李常乞除汧邊一州不允詔》

⁴⁶ 《皇清文穎》卷二十《大同府威遠衛重修學記》。後世學人或以為之所以獻馘於學宮，乃因古之學宮兼文武之道，非如後之僅習文之所也。明楊士奇《東裏續集》卷二《宣府建廟學記》云：「先王之世，大臣君子皆身兼文武之用，至霸國簡帥，猶取悅禮樂而敦詩書者，蓋古者習射受成獻馘皆於學，文武一途也。自周以降，王化衰而教法弛，服詩書者恥言兵，執干戈者不聞道，而岐為二焉。」明徐有貞《武功集》卷一《文武論》「世常以文武為二事，予甚病之。……古者軍將皆命卿，有事則釋菜於廟，成功則獻馘於廟，出謁於學，入告於學。蓋凡武事，而一行之以文，文與武胥用。才無偏能，道無獨行也。」明林文俊《方齋存稿》卷三《送大總制東園劉公詩序》：「予聞古者出征必受成於學，比其返也，釋奠，以訊馘告。故詩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夫三代之時施於征伐與講於庠序者，非有二道也。後世文武殊科，知之者鮮矣。」明王樵《方麓集》卷七《敬軒記》：「古者文武一道，使民興賢教民即戎，皆出於學。故受成獻馘莫不在學。」

⁴⁷ 蘇軾：《書傳》卷十三：「『王入太室裸』，太室，清廟中央室也。裸，以圭瓚酌秬鬯以灌地，求神也。」

⁴⁸ 《隋書》（臺北：鼎文書局版，1987年），頁 32

⁴⁹ 唐時又有獻俘於陵的情況。《舊唐書》卷四《高宗本紀》記永徽元年，高侃執「車鼻可汗詣闕，獻於社廟及昭陵。」（臺北：鼎文書局版，1987年，頁 68）清·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六也記：「唐高宗顯慶三年十一月，伊麗道行軍副總管蕭嗣業擒阿史那賀魯至京師。甲午，獻於昭陵，總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勣破高麗，俘高藏、男建、男產等至京師，獻於昭陵。許敬宗言：『古者軍凱旋則飲至於廟，未聞獻馘。』」

廟，萬國思無邪。」《舊唐書》卷一《高祖本紀》記武德四年「秋七月甲子，秦王凱旋，獻俘於太廟。」卷二《太宗本紀》（上）記貞觀元年前，「（太宗）凱旋，（曾）獻捷於太廟。」卷三《太宗本紀》（下）記貞觀四年「甲午，以俘頡利告於太廟。」卷四十三《職官志·尚書都省》載兵部尚書職守之一是：「元帥凱旋之日，皆使郊勞。有司先獻捷於太廟，又告齊太公廟。」⁵⁰ 這些與《新唐書》卷十六《禮樂志·軍禮》規定，凡軍旅「凱旋，則陳俘馘於廟南門之外，」基本吻合。⁵¹

宋代的獻俘禮比較複雜，但在宗廟中獻俘告捷還是主導傾向（陸遊《劔南詩藁》卷七十一有一首詩，題即為：《聞蜀盜已平獻馘廟社喜而有述》），至少會以俘獲告於宗廟。據《宋史》卷一百二十一《禮志·軍禮》「受降獻俘」條，太平興國四年，太宗征太原劉繼天，歸來，「告獻太廟。（獻）前一日，所司陳設如常告廟儀。告日黎明，博士引太尉就位。通事舍人引（劉）繼元西階下東向立。其官屬重行立。贊者贊太尉……盥爵如常儀。詣東階解劍脫舄，升第一室進奠，再拜，太祝跪讀祝文……」⁵² 此儀很有特點，太宗親征告捷而獻俘，自己不在太廟主奠，而委託太尉行告祖獻俘之禮；可謂超然事外。

明代洪武三年朱元璋定「親征儀」。儀典規定出征獲勝，仍「獻俘於廟社」。《明史》卷五十七《軍禮·奏凱獻俘》云：「凡親征，師還，皇帝率諸將陳凱樂俘馘於廟南門外，社北門外。告祭廟社，行三獻禮，同出師儀。祭畢，以俘馘付刑部，協律郎導樂以退。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升午門樓，以露布詔天下，百官具朝服以聽，儀與開讀詔赦同。」⁵³

到永樂四年，明成祖重定「獻俘儀」。儀禮規定：獻俘之日「內使監陳御座於午門樓上前楹，設奏凱樂位於樓前，協律郎位於奏凱樂北，司樂位於協律郎南。又設獻俘位於樓前少南，獻俘將校位於其北，刑部尚書奏位於將校北，皆北向。又設刑部尚書受俘位於獻俘位西，東向。設露布案於內道正中，南向。受露布位於案東，承制位於案東北，俱西向。宣露布位於文武班南，北向。至日清晨，先陳凱樂俘馘於廟社門外，不奏歌曲。俟告祭禮畢，復陳樂於午門樓前，將校引俘侍立於兵仗之外，百官入侍立位。皇帝常服升樓如常儀。大將於樓前就位，四拜。諸將隨之，退，就侍立位。贊奏凱樂，協律郎執麾，侍引樂工就位，司樂跪請奏凱樂。協律郎舉麾，鼓吹振作，編奏樂曲。樂止，贊宣露布。承制官以露布付受露布官，引禮引詣案跪受，由中道南行，以授宣露布官。宣訖，付中書省頒示天下。將校引俘至位，刑部尚書跪奏曰：『某官某以某處所俘獻，請付所司。』訖，退復位。其就刑者立於西廂，東向，以付刑官。」⁵⁴ 由此而後，包括清人的獻俘禮大多都在午門前舉行了。⁵⁵

⁵⁰ 以上見《舊唐書》頁12、頁24、頁39、頁1833

⁵¹ 《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版，1987年），頁385

⁵² 《宋史》（臺北：鼎文書局版，1987年），頁2837

⁵³ 《明史》（臺北：鼎文書局版，1987年），頁1435

⁵⁴ 《明史》，頁1436

⁵⁵ 其實，史上本有於宮門、城門獻馘的情況。唐以後史料中更多見。如《宋書》卷七十四《魯爽傳》記，「肅定邊城，獻馘象魏。」（臺北：鼎文書局版，1987年，頁1924）「象魏」，即宮門外的「闕觀」。《舊唐書》卷二十上《昭宗本紀》乾寧二年「十一月癸未朔。壬寅，王行瑜與其妻子部曲五百餘人

明顧璘《浮湘藁》卷四《奉和總制陳公江西平賊詩》「遙聞獻馘龍樓下，赤羽雕戈麗午門。」清康熙《郎潛紀聞三筆》卷五講：「受俘獻馘之禮行諸午門，所以欽鴻臚、揚武功也。高宗皇帝威德遠敷，疆圉式廓，乾隆乙亥，剿平準噶爾部，一歲而再行斯典。及庚辰底定回疆，討平攢拉促浸，皆遞舉盛儀。前代曠數百年所未逢者，今先後六歲中，觚棱金爵之旁，凱歌四奏⁵⁶，可云極盛。」乾隆自己也有《御午門受俘馘》詩，其云：「西海永清武保定，午門三御典昭詳。從今更願無斯事，休養吾民共樂康。」⁵⁷其他詩人也有詠及。如：「舊地易淮陝，取馘諧戎門。」⁵⁸「獻馘樓頭騰劍氣，受降城下奏鐃歌。」⁵⁹

除上而外，還有一種臨時性的或於前線受俘馘的形式。如《舊唐書》卷二百下《黃巢列傳》記：「克用由光泰門入，收京師。巢賊出藍田、七盤路，東走關東。天下兵馬都監押楊復光露布獻捷於行在」。⁶⁰《宋史》卷二百五十三《孫行友列傳》記：「周太祖北征，行友道獻俘馘人馬以求見。」⁶¹宋蘇籀《程帥新作止戈堂索詩謹賦》云：「獻馘牙門森戟纛，解嚴後廡戢戈鋌。」⁶²元趙汭《東山存稿》卷七《資善大夫淮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汪公傳》記：「（汪）同率衆破賊柵，殲渠首開五嶺道路，獻馘轅門。」《元史》卷一百二十八《土土哈列傳》云：「擒叛王哈兒魯等，獻俘行在所。」卷一百六十九《劉哈刺八都魯列傳》記：「王乃命哈刺八都魯獻俘行宮。」⁶³清劉崧《憶昔行美達監州》詩說：「坐開黃堂受俘馘，

潰圍出奔，至慶州，行瑜為部下所殺，並其家二百口，並詣行營乞降，李克用遣牙將閻鶚獻於京師。十二月甲申朔，昭宗御延喜門受俘馘，百僚樓前稱賀。」（頁757）《舊五代史》卷八十一《晉書》「少帝石重貴本紀」：「癸未，帝御乾明門，觀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都監張從恩等獻俘馘。」卷四十《唐書》「明宗紀」（六）：「辛酉，帝御咸安樓受定州俘馘，百官就列，宣露布於樓前，禮畢，以王都首級獻於太社。王都男四人、弟一人，托諾父子二人，並磔於市。」卷一百九《杜重威傳》：「二年七月，城陷，舉家蹈火而死。王師入城，於煙中獲其屍，斷其首函之，並獲數子二女、與其黨，俱獻於闕下。」獻俘馘移出宗廟，一是可能宗廟獻馘規模上受到限制，再一可能與古禮學者以為馘耳等物有褻神靈有關。《大雅靈臺》孔穎達疏引袁准《正論》云：「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眾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理矣。」（《毛詩正義》，頁1040）

⁵⁶ 指清王朝四次平叛告捷而獻於馘午門之盛典。乾隆《金川平定御午門受俘即事成什》詩自注云：「乙亥六月，征剿準噶爾，先獲青海數酋羅卜藏丹津及新投順復叛去策凌孟克之子巴朗、孟克忒木爾等來獻。是年十月，因平定準噶爾，復獲達瓦齊等，檻解京師，並御午門行受俘禮。庚辰正月，平定回部，函霍集占之首以獻，復御午門受之，皆賦詩以紀。並有「從今更願無斯事」之句。茲以兩金川負恩反噬，不得已而用兵，幸賴天佑，集勳奏凱，且逆苗黨羽全就俘獲，實為盡善盡美。通計前後凡四舉是典，從此益願洗兵長不用矣。」（見朱彝尊《日下舊聞考》卷十四）

⁵⁷ 《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國朝宮史》卷十一引

⁵⁸ 錢謙益編：《列朝詩集》卷十一收楊維禎《覽古四十二首》之四十

⁵⁹ 《晚晴簃詩匯》卷三十五收姚啟聖《香山閑詠》

⁶⁰ 《舊唐書》，頁5394

⁶¹ 《宋史》，頁8872

⁶² 《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雙溪集》卷二

⁶³ 《元史》，頁3133、頁3974

太守自擁將軍麾。」⁶⁴清呂熊《女仙外史》三十回回目云：「呂軍師獻馘行宮」，等等，均屬此類。

學宮獻馘奠先師，似乎不同牲，唯奉蘋藻、玉帛而已。鄭玄所謂「釋菜奠幣，禮先師也。」孔穎達《正義》引熊氏意見，以為獻馘奠先師，不僅有菜、幣，也用牲牢。孔氏自己拿不穩，只表態說：「於事有疑，未知孰是，故備存焉。」⁶⁵我們看看《魯頌·泮水》前之章的實際描寫吧：「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思樂泮水，薄采其藻。」「思樂泮水，薄采其茆。」詩句中所言采的芹、藻、茆，當是學宮獻馘奠奉先師之靈用的「菜」。由是推斷，學宮獻馘奠於先師僅用「菜」（配之以玉帛），而不用牲。

由於歸師獻馘是軍旅計功賞賜的重要儀典，故戰事中無論將官還是士卒都將執訊、獲馘之多少視為榮辱成敗之標誌。《詩·大雅·皇矣》在描寫周人伐崇之役時，特別突出了這一點：「臨沖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戰鬥結束了，攻城的臨沖之車靜靜地聳在那裏，崇城墻牆上站滿了興奮言語的勝利者，被俘的崇侯囚卒連成一串，用於獻功的割耳安安然集於筐中，不再有戾暴之象……詩語的描述十分精采，只用幾個「特寫」，就展現了歷史上有關鍵意義的周崇之戰。

獻馘禮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是真要清點所獻之馘與訊（囚）的具體數字是否如其所報。

⁶⁶《禮記·王制》「以訊馘告」陳澧注：「告訊馘……告其（所獲）多寡之數也。」《左傳》隱

⁶⁴ 錢謙益《列朝詩集》卷三十二，甲集第十四

⁶⁵ 《禮記正義》，頁372

⁶⁶ 也有虛誇假冒的。《後漢書》卷三十八《張法滕馮度楊列傳》記，「趙序坐畏懦不進，詐增首級，徵還棄市」（臺北：鼎文書局版，1987年，頁1279）。卷八十七《西羌傳》記武陽侯鄧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尚與遵爭功，又詐增首級，受賕枉法，臧千萬已上，檻車徵棄市，沒入田廬奴婢財物。」（頁2891）《晉書》卷四十四《石鑒傳》：「石鑒……為鎮南將軍、豫州刺史，坐討吳賊盧張首級。詔曰：『昔云中守魏尚以斬首不實受刑，武牙將軍田順以詐增虜獲自殺，誣罔故法，古今所疾。鑒備大臣，吾所取信。往者西事，公欺朝廷，……今遣歸田裏，終身不得復用。』」（臺北：鼎文書局版，1987年，頁1265）《宋史》卷三百五十《王君萬列傳》記其子王瞻：「瞻具伏詐增首級」（頁11070）卷三百八十《蕭振傳》：「時州郡奉神霄宮務侈靡，振不欲費財勞民，與守議不合。會方臘寇東南，距信尤近，守欲危振，檄振攝貴溪、弋陽二邑。既而王師至衢，又檄振督軍餉，振治辦無闕。大將劉光世見而喜之，欲以軍中俘馘授振為賞，振辭曰：『豈可不冒矢石而貪人之功乎！』」（頁11725）宋陸游《渭南文集》卷十三《與尉論捕盜書》云：「夫戰而獻馘，自三代以來用之，不可謂非古。然近世至賊殺平人以為功，靖康建炎間不勝其弊。」宋·魏泰《東軒筆錄》卷七：「熙河之役，高遵裕為總管。有高學究者以宗人謁遵裕。……合戰大勝，至晚旋師寨中，官吏及召募人等皆賀，獨不見高學究。遵裕大駭，即推究所斬之人，有軍士遽伏罪曰：是軍回日暮，見高生獨騎，遂斬以冒賞。」明·沈鍊《青霞集》卷十二有門人王元敬編的《沈鍊年譜》譜文敘及「嘉靖三十六年丁巳先生五十一歲」云：「嚴相以楊順總督宣大軍務。是歲，諱達大入，破應州堡寨四十餘，殺傷萬計，而帥府以下束手閉壘以恣敵之出沒，不及飛一鏃以相抗，甚且及敵之退，則割中土之戰沒者野行者之馘，以為功。」《晚晴簃詩匯》卷一百二十七李惺《時事》云：「斬馘曾無幾，鋪張盡足豪。鋒車憑奏捷，墨敕許酬勞。幕府黃金貴，轅門絳節高。烏鴉兼孔雀，可惜好翎毛。」清·朱彝尊《日下舊聞考》卷十四記，乾隆有《金川平定御午門受俘即事成什》詩，其中四句云：「畏威赦罪昔已已，背德致俘今丙申。真首函呈非或首，生人組系是俘人。」後乾隆自注云：「『馘』字從『或』從『首』，蓋『或』者疑辭，

公五年：「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杜預注：「飲於廟以數……所獲也。」「數所獲」即包括核對所獻馘、囚等的詳明數位，以之計功，似後世之「露布」。這裏所數的「訊」，對象明確，即生俘的囚虜；但務必獻上並清點的「馘」，內涵很模糊。

在《詩經》《魯頌·泮水》與《大雅·皇矣》兩篇注疏中，歸師獻數的馘多釋為割取的敵卒左耳。⁶⁷《爾雅·釋詁下》「馘、殄，獲也。」郭璞注：「今以獲賊耳為馘，獲禾為殄。並見《詩》。」邢昺疏：「郭云『今以獲賊耳為馘』者，《大雅·皇矣》云：『攸馘安安。』毛傳云：『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魯頌·泮水》云：『在泮獻馘。』鄭箋云：『馘，所格者之左耳。』皆謂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也。」⁶⁸孔穎達《疏》《泮水》云：「所馘者，是不服之人，須武臣之力，當殺其人而取其耳，故使武臣如虎者獻之……截耳而還，言伐有功也。」朱熹《詩集傳》也說：「馘，割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皇矣》毛亨《傳》云：「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⁶⁹

但從金文及另一些史料中看，殷周時代班師計功所獻之物罕有敵兵左耳，而大多是以人頭為計，持人首請功似乎才叫「獻馘」。⁷⁰而金文中多名之為「折首」。如：《不其簋》銘文：「白氏曰：不其！馭方嚴允廣伐西俞，王今我羞追於西。餘來歸獻擒。餘命汝御追……汝以我車宕伐嚴允於高陶，汝多折首執訊。戎大同從追汝，汝及戎大敦搏。汝休，弗以我車函（陷）於艱，汝多擒，折首執訊。白氏曰：不其！……易汝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

《師寰簋》銘文：「王若曰：『師寰父！……正（征）淮夷……』師寰虔不墜，夙夜卹厥將事，休既又（有）工（功），折首執訊，無譖徒御……」《多友鼎》銘文：武公命多友追嚴允，「折首二百又五人，執訊二十又三人，俘戎車百乘十又七乘，卒復筭人俘」，在龔地又「折首三十又六人，執訊二人，俘車十乘」，至楊塚，亦「折首百又十又五人，執訊三人」。《周易·

函首以獻，其真偽原在疑似之間。至『俘』字從『孚』從『人』，孚者，信也，執人以來，其生獲實為可信。六書會意俱有深義，顧昔人無論及者。」此也言及獻馘之偽。

⁶⁷ 後世軍獵活動所獲禽獸之所多少也以所割獸之左耳為計。《隋書·禮儀志》記大業三年，突厥與東胡均來朝入貢。隋煬帝「欲誇以甲兵之盛，乃命有司陳冬狩之禮……（獵時）從駕之鼓及諸軍鼓皆振，卒徒皆噪。諸獲禽者，獻於旗所，致其左耳。」（《古今圖書集成·禮儀典》728冊6頁下引）獲獸以左耳為計，是為周師兵戰以敵卒左耳獻捷之遺留歟？

⁶⁸ 《爾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頁50

⁶⁹ 後之文獻認「馘」為取左耳或取耳的較多。黃庭堅《乞筭於廖宣叔頌》「攜長鏡，戴簪子。可盡髡，馘左耳。」清·錢謙益《牧齋集》一百一十四云：「熊耳峰前馘耳日，馬鞍山下據鞍時。」《列朝詩集》卷七十六俞大猷《短歌行贈武河湯將軍擢鎮狼山》云：「時時戈艇載左馘，歲歲獻俘滿千百。」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二載，「三月，戊午朔，控鶴右廂都指揮使凌儀尹勳，配隸許州為教練使。勳督浚五丈渠，陳留丁夫夜潰，勳擅斬其隊長十餘人，又追獲亡者七十餘人，皆馘其左耳。」

⁷⁰ 《虢季子白盤銘文》曾記載：「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寶盤。丕顯子白……博伐嚴允，於洛之陽，折首五百，執訊五十，是以先行。桓桓子白，獻馘於王。王孔嘉子白：義。……王錫乘馬，是用左（佐）王；錫用弓，彤矢其央；錫用戈（鉞），用政蠻方。」楊樹達先生考釋說：「子白來歸獻俘……子白折首五百，執訊五十，則所獻者即此五百之首，五十之訊，然則獻俘之時，必當有計數之事，此《杜注》所謂數所獲也。」（《積微居金文說》[北京：中華書局]，頁219）楊氏的推測是正確的。

離卦》上九爻辭中亦有：「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無咎。」這些都是用人之首級作為戰勝歸獻之物的實例。揚之水女士在她的著作《詩經名物新證》中還搜集到了兩幅反映戰鬥時割取敵方首級的銅器刻紋圖片，一幅是山彪鎮銅鑒刻紋，上段三個武士中有兩人提人頭，下段中有兩個人頭被砍去。另一幅是潞河銅匜刻紋。圖的左上角擊鉦伐鼓的軍士腳下有一落地之人頭；右上角（殘片）一旗杆上懸著人頭；左下角一屍橫陳，一戰士持戈戟，左肘下掛一人首；右下角一軍士正在動手割取被殺敵手之首級。極是生動形象。⁷¹

那麼獻「馘」，究竟是以人耳來獻，還是以人首來獻呢？明人唐順之以為戰國前是「人耳獻」，秦漢後是「以首獻」；⁷² 其實殷商以還，兩種情形都是存在的。⁷³ 具體是依人物的身份而定的。尋常士卒，割其左耳，足以兌證殺敵之數額，即割耳來獻；對於一些重要的將帥或敵之元兇則必以其首為見證，否則，不能邀其功也。王溥《唐會要》卷十四《獻俘》載：「中和三年七月，徐州節度使時溥，函送黃巢首級以獻。」「乾寧二年十一月，慶州行營兵馬都統斬王行瑜，函首級獻於京師，上御延喜門受俘馘。」「《宋史》卷一百二十一《禮志·軍禮》記，吳曦僭位於興州。朝廷命安丙等誅滅。」「開禧三年三月，……安丙函逆臣吳曦首……來獻。」⁷⁴ 歐陽修《與韓忠獻王稚圭》中亦曾云：「幸今剪除叛羌，開拓西域，紀功耀德，茲也為時。惟俟凱歌東來，函馘獻廟，執筆吮墨，作為詩頌，以述大賢之功業，以揚聖宋之威靈。」⁷⁵ 乾隆亦有詩云：「函首霍占來月竈，傾心素坦款天閭。」（《御午門受俘馘》）這些是後世以人首

⁷¹ 揚之水《詩經名物新證》（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305

⁷² 明·唐順之《武編》卷七載：「宋張公詒平李順之明年，復有劉旰相繼叛命，公命討平之。既而凱旋，忽有持首級來者。公曰：『當奔突接戰之際，豈暇獲其首？此必戰後斫來。知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如學士之言，真神明。當時隨倫為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體，何嘗獲首級？」公乃先錄中傷之人，而以持首級來者次之，於是軍伍歡躍。又皇佑中，僞賊叛命，狄青討之。青臨行上言以謂：『古之師，還以訊讖告割耳鼻則有之，不聞以獲首者。秦漢以來，方有是事。故獲一首賜爵一級，因謂之首級。然開爭啟幸，莫此之甚。故軍士爭首級，以致相殺。又其間多以首級為貨，售於無功不戰之人，非所以勸。願一切寢罷。如師有功則差次其勞，全軍加賞；無功則斟酌其罪，全軍加罰。庶合上下一心，不專自為私計，則決勝之道也。』從之，遂大捷。然則青之智識，亦公之智識也。」

⁷³ 孔穎達於《大雅·皇矣》篇中說：「馘，古獲反，字又作『馘』，《字林》截耳則作耳傍，獻首則作首傍。」（《毛詩正義》1035頁）甲文中「取」字，「以手取割下來的耳朵，指戰爭獲馘而言。」（趙誠《甲骨文簡明詞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236）《號季子白盤》銘文「獻馘於王」的「馘」字，作「戈」左有一「爪」；尤突出以手爪捉俘耳以割之形。《爾雅·釋詁》「馘，獲也」注云：「今以獲馘耳為馘。」按此，歸師獻功本來就有兩種「獻」，獻耳叫「馘」，獻首才叫「馘」（《山堂肆考》卷239云：「馘，古音國。獻耳則從耳，獻首則從首，皆俘獲者。」）。此種理解與傳統詩說把獻耳獻首都名之為「獻馘」，有所不同。可備一說。（割首，原應有一古字，即「梟」（懸、懸），《說文》「梟，到首也。」陳獨秀說：「賈侍中說此斷首縣梟字；縣，系也，從系持梟。按邵鐘之縣，縣紀簋之縣，（字形）象以絲系首於木」。見陳氏遺著《小學識字教本》116頁，巴蜀書社1995年）又，殷人取首以祭見於卜辭。胡厚宣談到廈門大學藏甲骨刻辭「壬戌葛口羽甲子口十伐」時說，甲文中的伐字，「象以戈砍伐人頭……殷虛發現無頭葬甚多，均即伐祭遺跡。十伐者，伐十人以祭也。」（《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526）

⁷⁴ 《宋史》，頁2839

⁷⁵ 《歐陽修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86年），頁1219

爲「馘」而獻（「函首」）的具體記述。時代雖晚，但與《逸周書·世俘》所記太公把紂王首懸於白旗、其妻首懸於赤旗以獻捷的史實正相符。說明「頑凶」或敵之有官階的人物是須梟其首、歸來獻的。

截死者之耳爲「馘」的情形，在後來似有變通。未死的軍俘亦可割其耳，放條生路，讓他回去報信，或以此羞辱對方軍將與元首；而所截之耳有了，也不影響計功。這是一種既人道而又刁鑽的辦法。《宋史》卷二百八十《田紹斌傳》記，「慶州有野雞族，數爲寇掠，道路患之。嘗有驍捷卒二十餘往邠州，爲其掠奪，即馳告紹斌。紹斌召其酋帥三人，斷臂、馘、剗放還，寇感而化，帖服。」⁷⁶蘇舜欽《慶州敗》詩云：「我軍免胄乞死所，承制面縛交涕洟。逡巡下令藝者全，爭獻小技歌且吹。其餘剗馘放之去，東走矢液皆淋漓。首無耳準若怪獸，不自媿恥猶生歸。」《明史》卷一百六十六《彭倫傳》記：「倫大會所部目、把縛俘囚，置高竿，集健卒亂射殺之，復割裂肢體，烹啖諸壯士。罪輕者截耳鼻使去，曰：『以此識，再犯不赦矣。』因令諸寨樹牌爲界，群苗股栗不敢犯。」⁷⁷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三十五「仁宗」條載：「乙酉，詔陝西緣邊經略招討司，戰兵身無它傷，而被馘剗耳鼻、或遺失器甲、剗去衣服者斬。」意思是，「身無傷而被馘耳」，說明是降了對方；這樣生還的兵須立斬。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二十也記：「軍士馘耳鼻隨還者百人。」清沈煉《感懷》詩中有「割生馘馘古來無，解道功成萬骨枯」的句子，⁷⁸此「割生」即指割其耳讓其生還。

在周之獻馘報捷禮儀中，有「樂」的因素存在。據《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師在城濮戰勝楚軍，班師時「愷以入於晉。」「愷以入」，即奏凱樂返於城中。孔穎達疏：「兵樂曰愷。《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不過，獻捷之愷樂可能出現在社之獻與宗廟之獻兩種場合。《周禮·春官·大司樂》講「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獻功之樂。」大司樂的官職屬於主持宗廟典禮的「宗伯」系統，故這裏的凱旋奏樂，指的是用於宗廟獻捷的「愷樂」。鄭玄講（此乃言）「獻捷於祖（廟）」，看得極准。另一種情況是《周禮·夏官·大司馬》講的：「若師有功……以先愷樂獻於社。」大司馬是主持兵事軍功的官職，故這裏的「愷樂」是指獻捷於軍社的凱旋奏樂。《樂府詩集》卷二十云：唐制，凡「有大功獻俘馘」，其凱樂用鑊吹二部，樂器有笛、篳篥、簫、箏、箛、鼓、歌七種，迭奏《破陣樂》等四曲。⁷⁹奏樂以獻捷的禮儀形式在唐開元禮中得以充分發揮。《舊唐書·音樂志》也云：「有大功獻俘馘者，其日備神策兵凱樂用鑊吹二部，笛、篳篥、簫、箏、箛、鼓，每色二人，歌工二十四人。樂工等乘馬執樂器，次第陳列，如鹵簿之式。鼓吹令丞前導，分行於兵馬俘馘之前。將入都門，鼓吹振作，迭奏破陣樂等四曲。」⁸⁰唐人是樂隊引導獻馘報捷的隊伍，起引人駐足立觀、

⁷⁶ 《宋史》，頁 9497

⁷⁷ 《明史》，頁 4494

⁷⁸ 《列朝詩集》丁集第十

⁷⁹ 《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頁 301

⁸⁰ 《舊唐書》，頁 1053

鋪張聲勢的作用。特別是進入國門時，鼓吹大作，渲染喜捷與威儀，可想執鬧之極。但正式開始在太廟太社中獻俘獻馘時，樂音全歇，且留於社廟門外，佐配烘托的角色意識十分明瞭。

明清以後的獻捷禮中愷樂仍存在。如《明史》卷五十七《禮志軍禮》「奏凱獻俘」云：「凡親征，師還，皇帝率諸將陳凱樂俘馘於廟南門外，社北門外。」⁸¹《清史稿》卷九十《禮志軍禮》「獻俘受俘」條云：「清初太祖、太宗以武功征服邊陲，俘虜甚眾，其時獻受猶無定制也。雍正二年，討平青海，俘至京，始定諏吉先獻廟、社。俘白組繫頸，行及太廟街門外北鄉立，承祭官朝服至，俘伏，儀同時饗。……翼日，帝御午門樓受俘，正中設御座，簷下張黃蓋，鹵簿陳闕門南北，仗馬次之。輦輅陳金水橋南，馴象次之。王公百官咸集，解俘將校立金鼓外，俘後隨。班位既序，帝御龍袞，乘輿出宮，至太和門，大樂鐃吹，金鼓振作。登樓升座，贊『進俘』，丹陛大樂作，奏慶平章。鴻臚寺官引將校入，北面立，贊『行禮』，俘入匍伏。兵部官跪奏，平定某地所獲俘囚，謹獻闕下，請旨。制曰：『所獻俘交刑部』。刑部長官跪領旨訖，械系出。丹陛大樂作，王公百官行禮如常儀。」⁸²這裏，「大樂鐃吹」「大樂作」，正是用樂實況。又據《清史稿樂志》，獻捷奏凱尚有辭章，如其辭云：「獻馘膚功紀泮林，天章更勒遠山岑。」（《奏凱辭》三十四）「功成始仰廟謨神，測海捫盤見未真。」（《奏凱辭》三十五）「泰壇琮璧陳天貺，清廟圭璋告大猷。」（《奏凱辭》三十六）⁸³辭意緊扣獻馘內蘊。

⁸¹ 《明史》，頁 1435

⁸² 《清史稿》，頁 2665

⁸³ 同前注，頁 2978